

↑THRM

英国史 ③ 都铎王朝早期 The History of  
ENGLAND

DAVID HUME

[英]大卫·休谟 | 著

刘仲敬 |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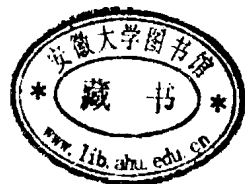
英国史 ③ 都铎王朝早期 The History of  
ENGLAND

DAVID HUME

刘仲敬 | 译

[英]大卫·休谟 |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史. 3, 都铎王朝早期 / (英) 休谟 (Hume, D.)  
著; 刘仲敬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10

(史家名著)

书名原文: The History Of England, Vol.3

ISBN 978-7-5534-0066-2

I. ①英… II. ①休… ②刘… III. ①英国—历史  
IV. ①K56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0881号

## 英国史 Ⅲ：都铎王朝早期

---

著 者 [英]大卫·休谟  
译 者 刘仲敬  
出 品 人 刘丛星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总 策 划 崔文辉  
策 划 猫头鹰工作室  
责任编辑 王 平 齐 琳  
装帧设计 未 氓  
开 本 720mm × 980mm 1/16  
印 张 22.875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269  
发行部: 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beijinghanyue.com/>  
邮 箱 jlpjg-bj@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圣夫亚美印刷有限公司

---

ISBN 978-7-5534-0066-2

定价: 8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第二十四章	亨利七世(一)	003
第二十五章	亨利七世(二)	019
第二十六章	亨利七世(三)	041
第二十七章	亨利八世(一)	067
第二十八章	亨利八世(二)	091
第二十九章	亨利八世(三)	109
第三十章	亨利八世(四)	137
第三十一章	亨利八世(五)	167
第三十二章	亨利八世(六)	207
第三十三章	亨利八世(七)	231
第三十四章	爱德华六世(一)	263
第三十五章	爱德华六世(二)	289
第三十六章	玛丽(一)	313
第三十七章	玛丽(二)	337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

---

IN SIX VOLUMES  
BY DAVID HUME, ESQ.



VOLUME III



## 第二十四章

### 亨利七世(一)

亨利七世继位——登基——新君疑忌约克宗室——伦敦狂欢拥戴新君——加冕——汗热病——召开国会——王位限定继承权——国王大婚——叛乱——民情不洽——兰伯特·西蒙内尔——爱尔兰叛乱——勃艮第公爵夫人密谋——兰伯特·西蒙内尔入侵英格兰——斯托克之役

里士满伯爵博斯沃斯一战克捷,乾坤落定。王师尽殁,国王殉社稷,破亡残卒溃不成军。将士骤然大捷、喜不能抑,群起推戴其凯旋统帅,称尊即位。“亨利七世万岁”呼声响彻沙场各处,发乎自然,不待谋而众意同。理查德国王在战役中佩戴的王冠遗落于骸骨中,为威廉·斯坦利爵士获致。斯坦利将王冠奉于胜利者头上,令军前举戴稍具体统。亨利本人尚未汲汲干求大位,但他即刻接受奉上的大礼,未有片刻犹疑。他已身居幸运的巅峰,必须排除万难、当机立断。此公想必久有成算在胸,一旦野心驱策、王业炳勋,决断自然不在话下。

亨利称孤道寡,自当不乏理据。然而,凡此种种理据,无论衡以公义、抑或较以政略,无往而非窒碍。

多年来,兰开斯特宗室党羽奉亨利为传人。然而,普遍认为此说牵强过甚、王权依据薄弱。亨利干取大位,从来未能明白界定王权要求的可靠依据。他公然破坏继承序列,未闻国民选举推戴。确实,国会经常认可兰开斯特诸王的王位资格。不过,这些投票几乎没有什么权威性,无非阿附在位君主的家族而已。随着兰开斯特宗室最近丧邦于约克宗室之手,这些议案相应撤销。明哲保身之徒为和平着想,也乐于屈身侍奉任何既存权威、不欲兴灭继绝。他们声称,兰开斯特宗室死灰复燃,则君统继承翻覆无定、多生枝节。何况,纵然兰开斯特堪居正朔,亨利亦非其宗室嫡裔。兰开斯特党羽奉里士满伯爵为首,原因无非党性偏执、不甘屈膝敌党。诚然,亨利的母亲、里士满伯爵夫人乃是萨默塞特公爵的独生女和继承人,出自兰开斯特公爵约翰·根特一系。不过,萨默塞特自身即为庶子、通奸所出。虽然理查德二世殊恩授权,经国会裁可,特许庶子扶正;然法案可曾准许小宗继承大位,仍然有充分理由质疑。上谕所许殊恩,已经充分枚举、明确排除王国继承权。<sup>①</sup> 兰开斯特一朝之定国本,萨默塞特小宗从不与闻。非待嫡裔尽绝,无人留意小宗疏族的继承资格。尤犯众怨者,亨利宗室血统源自其母;而里士满伯爵夫人仍然在世,继承资格显然优于亨利。

无论仅仅考虑理据,还是从近年来爱德华四世颇得人心的统治出发,约克宗室的继承权普遍更符合众望。亨利拟议联姻约克宗室传人伊丽莎白公主,将继承要求嫁接到约克宗室上。他庄严承诺大办婚事,认为以往的成功主要有赖于此。不过,许多理由阻止亨利采取这样的权宜之计。他明白:如果仅仅以王夫身份登基,权力就会非常有限。亨利所欲不在礼仪君主的虚衔,而在附属于君位的实权。如果公主先他而死,没有留下后嗣,则大位自然归于公主血亲近支,亨利理应逊位让国。即使天佑御榻、子孙昌盛,诸王子孝敬父亲的虔诚

<sup>①</sup> Rymer, tom. vii. p. 849. Coke's inst. 4. Inst. part 1. p. 37.



与干取大位的野心孰胜孰负,亦难逆料。确实,召集国会、通过法案、授亨利终身王冕,并非难事。不过,亨利心里有数:血亲继承的资格比一次会议的权威强得多。<sup>①</sup> 这样的会议总是受到暴烈的党争挟制,更多地受到事态的急迫需要驱使、很少会考虑理据或公益。

亨利还可以把王位要求建立在第三个基础上:他战胜了目前占据君位的理查德。不过,理查德自己就是公认的篡位者。何况,亨利的军队大抵是英国人,不可能据此建立征服英格兰的权力。伸张征服者的权力,引申的意义可能就是建立绝对君权、废止英国人的权利和特权。<sup>②</sup> 干犯举国众怒,莫此为甚。诺曼人威廉虽然统率强大的外邦常胜军,一开始就拒绝众矢之的的征服者头衔。他不到根基稳固,绝不冒险启用如此横暴而危险的头衔。

不过,亨利明白:权力还有一种基础,也就是事实占有。事实占有多多少少类似征服的权力,勇武和干练足以久据王位。亨利四世有例在先:他没有更好的理据,就平定了众多叛乱,和平传位于子孙。他注意到:虽然约克宗室资格居优,兰开斯特王朝仍能享国三代。若非亨利六世暗弱不堪其任,鼎之轻重未可问也。亨利根据近来的经验,决意径自据有王权。他昭示敌党:只有武器的力量和战争的胜利才能驱逐他。他断然以兰开斯特宗室继承人自居,不容置疑。他希望:这个权力有兰开斯特党羽的青睐、辅以他目前的实力,可以保证他始终享有不受约束的权威。

亨利的意图建立在明智的政策,甚至某种必需之上,因此没有面对多少责备。不过,他的一切举措和方略还有另一种动机,无法依靠同样的借口辩护。敌对宗室的狂暴斗争为时已久,冤冤相报、诛戮无已,党派仇恨如火如荼。亨利本人的大多数密友近戚若非殒命沙场,大抵被祸刑场。他自己饱经患难、身历奇险,对约克党人深恶痛绝、浸淫入骨,时间和历练都无法磨灭。他没有抓

---

① Bacon in Kennet's complete History, p. 579.

② Bacon, p. 579.

住当前良机、消弭夙仇积怨,王室夫妇一体、两族一视同仁。相反,他把属于党派首脑的一切偏见带进御座。如此意气用事,乃是一切真正政治家在这种情况下的大忌。他仍然致力于提拔兰开斯特党人、压制约克宗室的追随者。终亨利一朝,他从未忘记早年的先入之见。他本性难移,不能施行更博大、慈惠的系统政策。他的王位资格源于王后。他太急于防范未来丧失王权的可能,甘受目前诸多不便。他视约克党人为敌,不久就把他们变成了敌人,教会讨论他的王位资格、察觉其虚弱与不义。而他小心翼翼,就是为了不让王位资格受到触动。

亨利意气用事、心存猜忌的政策,我们归因于他在博斯沃斯战役两天后采取的举措。理查德国王出于猜疑,将他的侄子、克拉伦斯公爵之子、沃里克伯爵爱德华·金雀花监禁在约克郡的舍里夫-赫顿。年轻王子爱德华的王位继承权优于理查德本人。现在,沃里克伯爵有理由期待较好的待遇,因为他不是亨利或伊丽莎白继位的障碍。他幼小的年龄不可能构成像样的威胁。然而,亨利命令罗伯特·威洛比爵士前往舍里夫-赫顿,把爱德华带来,关进伦敦塔,严密监视。<sup>①</sup>威洛比爵士也接到指示,把扣留在伦敦塔的伊丽莎白带往伦敦,准备迎候亨利,举办大婚。

亨利自己向首都进发,车驾缓步徐行。他为了不致引起国民的疑忌,刻意避免军事胜利的外表,由此压制胜利者的骄横,事事表现为当国君主和平巡行封疆,而非率军向御座挺进。民众一路大声欢呼,由衷挚诚。年轻的得胜君主继位,自然会受到大众欢迎。举国期盼盛运新开,因为内战和扰乱已近百年,王国四野萧条。然而,干戈之声虽歇,党争和怨恨仍然威胁新秩序。亨利与伊丽莎白联姻,似乎可以保证两个敌对的宗室合为一体、推翻可憎的暴君。这位暴君甚至再度扰乱了约克宗室的继承顺序,让自己的家族充满了血污与谋杀。

---

<sup>①</sup> Bacon, p. 579. Polydore Virgil, p. 565.

亨利所过之处,无不受到国民真心拥戴。大批绅士和贵族统率精兵,沿途响应。他一到伦敦,市长及其同僚就前来接驾。市民争先恐后表示欢迎。然而,亨利在普遍的喜悦中,威重矜持的性情依然如故,耻于博取民众的欢心。他轻车简从入京,没有满足民众一睹新君天颜的愿望。

不过,国王并没有忽略民众的支持,毫不迟疑地宣布迎娶伊丽莎白公主。他知道,举国寄大婚于厚望。亨利离开布列塔尼时,处心积虑地留下若干暗示:他若逐鹿得手、黄袍加身,就会迎娶公国继承人安妮。婚约的音讯传到英格兰,民情忐忑不安,甚至伊丽莎白本人也颇为焦虑。亨利不待枢密院和大贵族集议,就庄严重申迎娶英国公主的大婚承诺,驱散了种种流言。虽然他的荣誉和利益都要求践约联姻,但他还是决定推迟大婚,首先举行自己的加冕礼、取得国会的认可。他急于取得个人和家族的王位继承权,担心先娶公主会留下两人共享王权的暗示、动摇他身为兰开斯特宗室传人的资格。

那时,疾疫席卷伦敦和王国各地,为其他时代、其他邦国所未知。汗热病导致大批群众暴毙,虽然并非接触传染,而是源于人体和气候的一般状况。在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内,病人通常不是康复,就是死亡。不过,瘟疫肆虐数周后,人们发现:改变空气、适当调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病情。<sup>①</sup> 此时,亨利的加冕礼正在筹备中。他为了让典礼场面更加壮观,封授了十二名方旗骑士,将其中三人提升为贵族。他的叔父、彭布洛克伯爵加斯帕封为贝德福德公爵。他的岳父、斯坦利勋爵托马斯封为德比伯爵。爱德华·考特尼封为德文郡伯爵。加冕礼别开生面:国王为了安全和气派,以五十名弓箭手护驾,号称王室卫士。不过,他担心国民会把这些破天荒的戒备措施视为国王对臣民缺乏信心的表现,就宣布这些排场为永久性制度。加冕礼由坎特伯雷大主教、红衣主教波切尔主持。

---

<sup>①</sup> Polydore Virgil, p. 567.

国会在威斯敏斯特集议,多数议员立刻表示衷心支持亨利一党。全体敌党人士或是不肯在这样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或是被迫隐藏其原则和倾向。兰开斯特党人在各处的选举中大获全胜。约克党人得势时,他们许多人受到严刑峻法的制裁、剥夺公权、不受法律保护,现在得以回国、跻身议院。他们的当选资格受到质疑。全体法官在财政法庭(the Exchequer Chamber)集议,深思熟虑如此微妙的案件。裁决极为审慎,斟酌于法律与权宜之间。<sup>①</sup> 诸位法官判决:被剥夺公权的人士不应列席国会,直到相应的撤销法案通过。撤销法案毫无困难地通过了,一百零七位王党人士名列其间!<sup>②</sup>

不过,还有更加严重的顾虑才刚刚开始。国王本人就受到剥夺公权的判决,因此他的王位继承权也面临同样的质疑。诸位法官借以下箴言,从这种危险的情况下脱身:“王冕不受一切瑕疵和血统中绝的影响。自国王享有大位之日,泉源既已清澈,一切剥夺公权和玷污血统的判决都不复存在。”<sup>③</sup>此例出于紧急状态的需要,无须深思熟虑。此外,诸位法官可能考虑到:没有任何法庭管辖权足以中断王位继承权;王位继承人通常都会面临嫉妒,嫉妒可能经常滥用而不利于他的法律和正义;王子即使在前朝从事非正义的活动,也不会因此被剥夺与生俱来的王位继承权。

国会曲意迎合,国王无论需要什么决议,都不难如愿以偿。他似乎仅仅在决定采取怎样的即位借口时,才会有所犹疑。他向国会致辞,声言他的王位继承权与生俱来、毋庸置疑。但他担心这种理据不能获得充分的尊重,又以上帝的裁决为补充——上帝保佑他战胜敌人。他又担心这种说辞可以解释为僭越征服者的权力,于是向臣民保证:他们可以充分享有原来的产业和财产。

根据国王的意旨,可能还根据国王的钦命,王位限定继承权随之产生。他

① Bacon, p. 581.

② Rot. Parl. I Hen. VII. n. 2, 3, 4 - 15, 17, 26 - 65.

③ Bacon, p. 581.

无意让伊丽莎白公主或其家族享有继承权,但法案在其他方面则显得相当克制和温和。在他坚持下,法案并无宣示或承认前朝先王权力的内容,但也避免公然颁布新的法律或条例。他折中处理,未能完全避免歧义和模糊。在这样的情况下,模棱两可是难免的。国会投票通过:“王位继承权寄于、归于、保于国王。”<sup>①</sup>但国王是合法的继承人、抑或仅仅是当前的托管人,不予明示。亨利以类似方式,满足于继承权限于他本人的直系继承人;但他假装约克宗室被剥夺王位继承权并非因为战败,也没有明示兰开斯特宗室享有优先继承权。他听任此处要害目前仍保留在模棱两可的状态;相信如果有必要作出裁决,尽可以等待未来的事件瓜熟蒂落。

不过,虽然采取了所有这些预防措施,国王对自己的理据仍然极不惬意。第二年,他向教皇的权威申诉、要求确认。罗马教廷很高兴抓住诸王由于轻率、软弱和必须给他们提供的机会,扩展教皇的影响。在位教皇英诺森八世乐于颁布教谕,包含国王想要的一切条款。亨利的一切理据,包括继承、婚姻、国会的选择,甚至征服,均罗列无遗。且宗教制裁得以补充——任何人在国王或其直系继承人封疆内作乱,都将予以逐出教门。罪人在以后的列朝都不得赦免,只有他临终时教皇本人及其特使才能开恩。谕旨本身就暴露了亨利王权资格的缺陷,由此诱使教皇进行干预;难以想象谕旨的权威能够在这些方面提供充分的补偿。

亨利撤销剥夺兰开斯特宗室党羽公权的法案,自然值得赞赏。但他不久就对约克宗室的支持者采取报复措施,就不能给予同样的评价。而国会在亨利的教唆下,通过法案剥夺约克党人的公权,包括:先王本人、诺福克伯爵、萨里伯爵、洛弗尔子爵、朱什和查特利的费瑞尔勋爵、沃尔特和詹姆斯·哈灵顿爵士、威廉·贝克莱爵士、汉弗莱·斯塔福德爵士、盖茨比和大约二十位绅士。

---

<sup>①</sup> Bacon, p. 581.

英国史Ⅲ  
都铎王朝早期

博斯沃斯战役中,他们都站在理查德一边。实难设想:支持在位君主、反对并无君权的里士满伯爵,何至于构成大逆罪?国会如此滥用正义,不外乎奴颜婢膝而已。普通国民极其屈辱地发现:国王立朝之初,就在贪婪或仇恨的驱使下,悍然践踏两党先前诚心诚意结成的同盟——他继位成功,靠的就是这个联盟。

国王在国会中已经收获良多,认为不便再索取财政补给。邦国已蒙太平之福、理查德党羽产业充公,索款似乎多此一举。然而,国会还是批准他终身享有磅税和吨税,一如先王前例。国会解散前还增加了其他不太重要的财政供应。国王一方对国民投桃报李,施恩赐惠。他颁布王家敕令,大赦所有曾经拿起武器反对他或试图反对他的臣民,只要他们在特定日期乞恩、照例宣誓忠贞不贰。敕令甫降,大批避难者离开圣地,举国人心大定。亨利刻意由自己颁布顺应民意的敕令,而不是策动国会通过法案(他一开始有此打算)。然而,萨里伯爵虽然已经投诚、自首,仍然被解往伦敦塔囚禁。

国会集议期间,国王对他青睐的某些人大施恩宠。白金汉公爵的长子爱德华·斯塔福德被前朝剥夺公权,但此时恢复了家族的荣誉和产业,富贵可观。亨利这样慷慨,并不常见,意在报答白金汉公爵合谋、首义、殒身而为王业驱除之功。布列塔尼的钱多斯封为巴斯伯爵,吉斯·多贝尼爵士封为多贝尼勋爵,罗伯特·威洛比爵士封为布洛克勋爵,这些贵族头衔都是国王在本届国会议程中授予的。<sup>①</sup>

不过,亨利最为信任和宠爱的大臣并非来自贵族,甚至并非来自俗人,而是两位勤奋、警觉、干练的神职人员:约翰·默顿和理查德·福克斯。国王委以枢要、参以机密。他们过去分担亨利的一切危险和烦恼,亨利现在也留意让他们分享幸运。二人都召入枢密院。默顿复伊利主教之职,福克斯封为埃克

<sup>①</sup> Polydore Virgil, p. 566.

塞特主教。不久,波切尔去世,默顿升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福克斯掌管御玺,继而升为巴斯和威尔斯、达勒姆、温切斯特主教。正如培根勋爵所论,亨利喜欢任用、提拔教会长老,因为有富裕的主教辖区可以授予,国王不难酬他们的效劳。亨利的不二法门是:缓慢地提升,从卑微的教区起步。<sup>①</sup>那时,贵族的封地和司法管辖权是王权的心腹大患。亨利可能预期:因为他们比贵族更依赖国王,进一步提拔的前景足以驱策他们更加勤劳王事、更加恭顺王命。

国会提供了磅税和吨税以后,急于维护合法而不可争议的王位继承权,以极大的热忱向亨利请愿,要求他迎娶伊丽莎白公主。但他们隐蔽了真实的理由,以忠实臣民维护直系继承人的义务为词。亨利现在开始认真考虑满足国民的特别关注。他在伦敦举行大婚典礼,举国欢悦,远远胜于他初次入城、举行加冕的场面。但亨利不快地注意到:一般民情偏爱约克宗室。猜忌由此而生,终亨利一朝,扰乱了他宁静的心境、诱使他嫌恶王后、毒化了一切家庭之乐。王后虽然无比善良、和蔼、顺从,却从来没有获得丈夫的适当回报,甚至没有起码的殷勤。在亨利阴郁的心中,恶毒的党派思想仍然居于压倒优势、凌驾于夫妇的柔情之上。

国王抵达英格兰以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自以为他的幸运和权威无所不能。他现在决定乘胜北进。在北方,约克党羽乃至理查德的支持者人多势众。亨利希望,御驾临幸和交流可以消除不满分子的党派偏见。他驾临诺丁汉,获悉洛弗尔子爵、汉弗莱·斯塔福德爵士和他弟弟托马斯秘密逃出科尔切斯特的圣地庇护所。他把这个消息看得极重,竟至于中断行程、驾发约克。他在约克获悉:斯塔福德集结了一支军队进军伍斯特,围困该城。洛弗尔率领三\\四\\千\\人\\向\\约\\克\\逼\\近\\,意\\图\\犯\\驾\\。亨\\利\\并\\没\\有\\因\\此\\灰\\心\\丧\\气\\。他\\勇\\敢\\积\\极\\、实\\力\\雄\\厚\\,立\\刻\\亡\\羊\\补\\牢\\。虽\\然\\北\\方\\诸\\郡\\心\\存\\二\\志\\、敌\\军\\四\\面\\环\\伺\\,他\\集\\结\\少\\量\\可

---

<sup>①</sup> Bacon, p. 582.

靠的军队交贝德福德公爵统率,自己和侍从一起出征。然而,他发现王师草率成军,以其士气旺盛、忠心耿耿而可畏,但军械、军资供应远为逊色。因此,他命令贝德福德不可接近敌军,只是仓促运用一切适当的应急手段解散他们。贝德福德向叛军颁布了普遍大赦的承诺,对叛党首脑产生的效果超过了对部众的效果。洛弗尔的勇气和能力不足以胜任大业,突然在恐惧中抛弃军队、只身逃走。他在兰开夏郡潜伏了一段时间,最后逃往佛兰德,求庇于勃艮第公爵夫人。他的军队向国王投降,祈求宽赦。其余叛军闻讯,从伍斯特解围四散。斯塔福德兄弟在阿宾顿附近的科尔汉姆村教堂避难,行踪暴露。这个教堂没有庇护叛军的特权,他们因此被捕。汉弗莱·斯塔福德爵士在泰伯恩刑场伏诛。托马斯·斯塔福德借口受兄长误导,获得赦免。<sup>①</sup>亨利欢庆胜利,不久得子,取名亚瑟,以纪念同名的不列颠国王——都铎家族自称亚瑟王的后裔。

亨利虽然能够平定理查德余党仓促举事的叛乱,但他的政府仍然普遍不得人心。公众不满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对约克宗室的偏见。约克宗室受到国民的爱戴,惟其如此,日益成为亨利仇恨和猜忌的目标。他对兰开斯特宗室的偏爱路人皆知,而敌党中的许多人蒙受苛刻的待遇、被剥夺公权法案、没收了财产。约克诸王赐予的一切恩赏同样撤销。不过,苛政以国用不足、不能维持王室体面为辞,而亨利六世末年也施行过同样的法律。但约克党人是这次撤销的主要受害者,因此认为国王的做法主要针对他们。沃里克伯爵年幼、清白,但受到严酷的压迫,因此颇受同情。他囚禁在伦敦塔里,就在爱德华的孩子被叔父谋害的同一个地方。因而公众逆料他会落得同样的下场,并将亨利与那位可憎的暴君相提并论。据称,王后受到不公的待遇。甚至王子出生以后,她仍然没有获得公开加冕的荣誉。那时,亨利的偏见已经根深蒂固,人们对他的厌恶也同样牢不可破。国王的威仪和辞令都无法消除敌视其政府的偏见。不

---

<sup>①</sup> Polydore Virgil, p. 569.



过,他千方百计,无非培植了臣民的恐惧、至多是敬畏,而不是善意和爱戴。<sup>①</sup>他的政策和气魄高屋建瓴,令贵族和豪杰俯首臣服;而一次非凡的偶然事件很快就暴露了他的政府不得人心。

理查德·西蒙神甫住在牛津,为人相当精明,但好胜和鲁莽的气质还是更加突出。此人乐于拥立觊觎者,从而扰乱亨利的政府。为此,他留意兰伯特·西蒙内尔。兰伯特是面包师傅的儿子,年方十五;但他天赋的理解力远超其年龄和地位,似乎适于扮演宗室亲王。流言不胫而走,称爱德华四世的二儿子约克公爵理查德秘密逃亡、未遭叔父毒手、藏身于英格兰。人们迫不及待地接受这个消息。西蒙发现公众如此爱戴约克公爵,就利用流言来指示弟子僭号。但他随后获悉,沃里克伯爵从伦敦塔越狱,国民同样普遍欢欣鼓舞,就翻然变计、让西蒙内尔冒充这位不幸的王子。<sup>②</sup>虽然年轻人的天赋足以胜任他扮演的角色,但人们注意到:他熟悉朝廷故事、尤其是沃里克伯爵的奇遇,西蒙的身份似乎还不足以了解这些秘密。人们由此推测,更尊贵的约克党人参与了密谋。太后本人蒙受嫌疑。确实,人们普遍认为:无论多么难以置信,冒名顶替有她的秘密赞同。太后心怀怨望。她为亨利创业垂统贡献良多,非但功高不赏、反而落到完全无足轻重的地位。她的女儿受到苛待,所有的朋友都受到猜疑。她对亨利深恶痛绝,决心让他领教自己敌意的分量。她明白,冒名顶替者无论多么成功,都很容易排除。她希望,虽然目前尚难逆料,冒名顶替的卑劣举动可望为她的复仇开辟道路。两害相权取其轻,尤胜于当前所受的压迫和轻蔑。<sup>③</sup>

不过,西蒙无论怎样仔细教导弟子西蒙内尔,他明白冒名顶替经不起严密调查。因此,他决定在爱尔兰公开举事。沃里克伯爵的父亲克拉伦斯曾任爱

---

① Bacon, p. 583.

② Polydore Virgil, p. 569, 570.

③ Polydore Virgil, p. 570.